

楚汉大梦

刘小波
著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2辑）

宁波出版社

楚汉大梦

© 刘小波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汉大梦 / 刘小波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5.12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526-2220-1

I. ①楚…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21679 号

■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2辑·楚汉大梦

本册作者 刘小波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方妍 卓挺亚
责任校对 王丹
责任审读 朱璐艳
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28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220-1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582215

目 录

上 卷

陈胜	2
熊心	18

中 卷

范增	32
章邯	45
虞姬	55
项羽	65

下 卷

萧何	84
张良	102

韩信	116
樊哙	131
卢绾	144
戚懿	152
刘盈	161
吕雉	169
刘邦	184

外 卷

曹无伤	206
田横	219
望气者	238
崔广	256

上
卷

陈 胜

当我看到庄贾藏在身上的那把短刀时，它的刀柄显示出铸造者的良苦用心。我知道在刀柄下面会是一道极锋利的刃，一道即使是从从小就梦想着做一个铸剑人的我也应该满意的刃。当然，这把刀究竟是否足够锋利，我已没有机会再向他人述说。

我从小就盼望着自己能做一名铁匠，一名用自己的力气与技艺锻造出精美锋利的刀剑的铸剑者。那应该缘于对走南闯北的侠士们的敬佩之情。可是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一名侠士，只能成为一个比起他们来无比笨拙的铁匠。比起侠士的灵活，我身上更多的只有蛮力。

小时候，从我能够记事起，父亲就不断地告诉我，要想有口饭吃，就必须下苦力气，上天给了你两只胳膊两条腿就是让你用它们来谋生的，这就像鸡饿了会刨土找虫子吃，猫饿了会逮老鼠吃一样简单明了。说着他就向我举起他的胳膊，上面的肌肉马上鼓得像一座小山，那些来回盘绕的青筋就是山上奔流不息的清泉。我知道他的意思，在我眼里，父亲就是一座山，有他在，一切难题就都不是问题。那贯穿他全身的清泉浇灌着我们劳作的农田，让我们一家基本能够吃饱穿暖。我还记得小时候，天一下雨我就躲到父亲的旁边，他会弯下腰来给我挡雨，脸上是阳光般温暖的笑，好像他把夏天最毒辣的阳光全都神奇地藏了起来，就为了在这样的时刻再释放出来一样。在他的这种笑容里，就连天下最大的雷声都变成了动听的乐

曲,变成了暖暖的回忆。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抬头,从到处是破洞的屋顶望出去,看那些清凉的雨滴就像晶晶亮的果实,在落到父亲的背上时炸开来,汁水四溅。有时,母亲也会对着雨水高兴地说:“这下可不愁庄稼没有水喝了。这雨水,肥着呢。”那时我们刚刚经历过毒辣日头的烘烤,连脚丫子都快要裂开大口子了。有时,母亲又会焦急地对着雨水说:“老天爷,求求你别再下雨了,再下就不让人活命了。”那时又恰恰相反,整天倾盆而下的雨让人出不了门,但尽管如此也必须出门干活,把庄稼地里的积水排出去。同样的雨为什么会让我母亲有这么截然相反的反应?幸亏有父亲在。

可是尽管如此,我也慢慢对那片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产生了厌倦。

因为很快,父亲就没能支撑下来。杀死他的不是天,不是雨,而是人,是租给我们田地的主人。后来我把这个仇算在了阳城的大小官员身上,是他们在一层一层地像用锄头锄地一样将老百姓的那点底子全部挖走,连那些原来花不起钱而草草埋葬的祖先尸骨都不放过——很多人家甚至都绝了户,留下的祖宗牌位也就被他人当作柴火烧掉了。

父亲去世了,那座一直护卫我们的大山倒掉了,风雨开始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扑过来。很快,母亲也支撑不住,过世了,只留下我一个人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还好,为了让我到时候能有一口饭吃,父亲给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也长成了一个象山一样的男人。和父亲一样,我也变成了佣工,在别人的土地上劳作,用一天的劳累换来一顿饱饭。在那个年纪的我想来,这就是我长得健壮的最大用处。手巧的人可以做工匠,心思好的人可以给别人做谋士,就像父亲经常对我说的那些鸡和猫会依靠自己的本事过日子一样,一切都有安排。面对着祖辈一直面对的土地,为了不让自己觉得无趣,我总是把手中挥动的锄头和铁锨想象成刀剑来自我安慰。

可是难道这就是我这辈子应该一直过的日子吗?等我不能再这么利索地挥动锄头时该怎么办?想到这里我不禁拄着父亲留下的锄头,看看身后埋头干活的乡亲,再抬头看看万里无云的天空。

一只鹰正在天上飞,翅膀一动不动,那姿势实在太漂亮了。等到它决定要行动的时候,会像一支从天上射下来的箭一样落到地面上。田里又有兔子要遭殃了。大丈夫就应该这样才过瘾,该动的时候就动,不该动的时候就静待时机。

可能我抬头看天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看到我这样,奇怪地问我怎么不干了:“小心监工看见给你一鞭子。”我有些恨恨地对他们说:“知道了。等着吧,要是有一天我富贵了,肯定不会忘了你们的。”他们听了这话,都有些惊讶,一时半会儿没明白过来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之后就大笑起来。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于是又对他们说:“小小的燕子和麻雀怎么知道鸿雁和天鹅的远大志向呢?”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挪到我身边,把自己碗里的饭给我拨了一点,然后小声对我说:“你要是能飞,就早点飞起来,别等到他们把你的翅膀剪掉,想飞也没有机会了。”

我看看他,继续吃饭。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本来过得好好的,后来因为受不了当地官员的逼迫,打了一架,结果被捉住后罚没了家里所有的东西,还在牢里待了几个月,出来后只能靠卖苦力为生。可能是因为待在牢里的时候被狱卒打怕了,现在他整天在地里只知道干活,从来没说过累,似乎那副身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当年那么血气方刚的一个人竟然变成了如今的行尸走肉。曾经的他目光炯炯,现在眼睛却永远地蒙上了一层土,身上也沾了一身的泥,整个人变得和泥土没什么两样了,远远看过去,简直就是一个会走动的陶俑。

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实在让我吃惊。我不愿变成他那个样子,可是我有时候真怕会变成他那样子,你不知道前面会遇上什么事,一下子就把你打趴下。所以趁着血还是热的,抓住机会大大地干上一场,我就不信,这些当官的,这些可以穿金戴银的王侯都是命里注定能这样的,而且可以世世代代这样。

总之他的样子让我觉得难受,于是我瞅准机会离开了那片土地,到了

一个矿窑里运送铁矿。在那里，整日的劳作就是把红色的铁矿石从山里背到山下的冶炼场，把铁水烧出来后再让铁匠锤炼锻打出各种工具，包括杀人的刀剑。这无疑离我的愿望更近了一步。是啊，当时的我每走一步都是踩在刀剑上。矿山上，到处都是矿石，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还有监工四处游荡，他们不时用衣袖阻挡一下突然变浓的红色灰尘——那往往是伴随着我们这些矿工的号子升起来的——可是身在尘土最深处的我们，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手臂做出这种优雅的动作，很多人只是在自己的嘴上胡乱地缠上一块破布。那时的我们，整个人除了眼睛以外，全是血一样的红色。

整个矿山就是一个缩小了的秦朝，监工们的鞭子就是大秦朝的法律，谁触犯了它就会知道它的厉害。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到处都蕴藏着疼痛和不满，笼罩整座山的红色灰尘到现在想来仍像是战场上的鲜血一样，让人烦躁，始终刺激着人的神经。

一个彻头彻尾的穷苦人，一个靠卖力气过日子的人，连学点手艺的机会也不会有。想要得到那种机会，需要交给师傅钱粮，还要白给师傅干一段时间的活儿，这段时间里若没有后备钱粮，就只能等死。背着那些沉甸甸的铁矿石，我想着自己要是真能做一名铁匠该多好，打铁多少算是门技术活，可以看着手中的铁块变成自己想要的东西。每天这样想着，我身上的矿石也逐渐变得轻些了。

很快，我的强壮使我在运送铁矿石的队伍中有了名气，我手里也逐渐攒下了几个钱。而就在这时，一个更大的机会来了。

穷苦人要想有所改变就必须瞅准机会，就像天上高飞的雄鹰目光锐利地盯着地面上的动静一样，一切不同于往常的动静都是机会，不管当时看起来是好的还是坏的——况且对我这种人而言，似乎也没有更坏的事情了。没有人会告诉你情况将怎么变化，也许所谓的机会只不过是当官的一时兴起，所以你只能注意脚下的每一步，不能走错，否则就会像那些运

送铁矿石的工友们讲述的那样,摔下悬崖。

这个更大的机会就是服兵役。大秦帝国的每一个男子都要驻守边疆。比起其他的机会,这是出自秦帝国最高层的铁一般的意志,因此一定会是个大大的机会。

那天我接到命令要去渔阳戍边,从那道命令中,我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现在的皇帝是他的小儿子。当地县令知道我力气大,有威望,就让我 and 吴广当了九百穷苦人的首领,当然,还有三个派来押送我们的廷尉。我从他们行走的姿势中看得出来,他们身上没多少力气,平时的训练也是马虎了事。他们的威望全在身上佩戴的武器和携带的官印上,还有那根用来打人的棍子。机会好像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

前往戍边的路上免不了出点小岔子,这时候就是他们那根打人的棍子发挥作用的时候。队伍里几乎没有谁没领教过那棍子的厉害。可是即便是再厉害的棍子也会有失效的时候。那是一场大雨,还没开始下以前,三个廷尉就赶着我们让我们往前跑,好把后面可能落下的路程先补回来点。可是这场雨下得太大,比我印象中最大的雨还要大。豆大的雨点像冰冷的箭镞从天上砸下来,将草茎打折,把花朵打散,把溅起的泥土再重新死死地砸到地上,混在一起变成让人东倒西歪的稀泥。这里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五百年不允许有重修必要的驰道,在那些道路上完全贯彻着秦始皇的意志,没有腐败,没有情理,只有锱铢必较——每一段路需要多少土石,不同的土石分别是多少都需要经过严格称量。

于是,在乡间小路上冒雨前行的九百号人中总有拖后腿的,就算没有,那三个平时不怎么训练的廷尉也无法在这种道路上走快。队伍的速度马上慢了下来。我低下头,看着雨水从自己头顶滴下来,同时自己的汗水蒸腾上去,那味道,让我不由得想起父亲的肩膀。难道那些锦衣玉食的人真的可以一直那么生活下去?

背上一阵火辣辣的疼。我知道自己挨棍子了。头也不抬,脚下自动加

快了脚步。旁边一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我把他扶起来,廷尉的喊声紧接着就传了过来。那个人感激地望了我一眼,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庄贾。

感谢那场雨,那场雨让我们按期抵达的希望完全落了空,也提前将我们的命交到了三个廷尉手上,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个陈胜。在秦国的国土之上,连太阳都需要按照秦律来运行,哪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待一天,多晒一天不该晒的太阳,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永远不能再看到太阳。九百号人每个人都在一开始就计算着该到的日子,现在,计算变得毫无意义,这从他们的眼睛里可以明白地看出来,也可以从每个人带的已经快要见底的干粮包上看起来。为了填饱肚子,大家每天都会花时间找吃的。已经是死人的人还花时间找吃的,这件事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好笑。于是,那天我和另一个领头的开始谋划用自己还没有死透的身体干点什么。当然,他就是吴广。

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打着秦始皇太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号起事。显然,他和我一样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对那些王侯将相恨之人骨,认为自己也能够取而代之。现在,九百个已经知道自己必死的人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大旗一挥。

“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更坚定地跟着我们干?”吴广问。

“那就找他们平时最相信的人来对他们说。”我回答他,一边想着什么人是他们都相信的。

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因为那时候他们最相信的不是人,而是鬼神。

好在天下到处都有会占卜的人,不管是在城中还是在荒野,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不公,哪里就有困惑,哪里就有他们的踪迹。有时我真怀疑那些在荒野上四处游荡的占卜人是不是就是鬼变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把人看得那么透。他们的眼睛滴溜溜的特别明亮,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也难怪,他们不是四处查看就是闭上眼睛在心里看。

那个占卜的一看到我们就走上前来,问我们是不是要向鬼神占卜。我

们相互看了一眼,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本领。

他马上又接着说:“你们去做吧,一定会成功的。只要时刻懂得敬畏鬼神就行。”说完他就要走,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我们拦住他,想要他留下来跟着我们,并向他承诺,到时给他封侯。可是他说自己一定要走,前面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这么说的时侯,眼神里有种想要笑的意思。难道刚才他说的话只是在敷衍我们?难道前面还有更加重要的人等着他去占卜?想到这里我也笑笑,很不客气地怀疑他是否真的会占卜,当然,我没有当面对他说出来,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有关鬼神的占卜之术不过是当官的用来吓唬人的工具,就像我们马上就要做的那样。

“你知道一开始我想做个什么人吗?是一个铁匠,坚强的铁匠,能够在我的铺子里锤炼出不同兵器的铁匠。可是现在我要做的,是一个拿着兵器杀人的人。”我把我最初的梦想和现在我们要做的大事都说了出来,为的是告诉他我是这个世上最值得他追随的人。

他好像看出了我这些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却依然坚持要走,好像这世上真的就有鬼神存在一般。即便它们真的存在,难道我这里就不值得留下来吗?我们就不值得跟随吗?你一直这样风尘仆仆的难道就那么心甘情愿?为了留住他,我们把自己吃的干粮都给了他,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见到我们这样,他似乎又并不急着赶路了,开始很安闲地吃我们的东西,根本不注意我们咕咕叫着的肚子,一切都像是出自他自己的安排,不关我们什么事。可没有了这顿饭,明天赶路时我们就会挨棍子啊。最让人气不过的就是他依然不愿多说一句话,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抹抹嘴,将手上沾着的一点残渣再舔进嘴里,咂吧了一下说:“你们想做什么就做吧。”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身上已经没多少力气再留他下来的我们。

不管有没有鬼神,不管他算得准不准,我们都开始了自己的计划。第二天,我们早早就找好了休息的地方,然后赶忙跑到河边捉了几条鱼。在这人迹罕至的荒野里,河水里的鱼对人没有丝毫的提防,不用网就能抓

到,它们一定没有经受过秦律的惩罚。在一条鱼肚子里,我们放上了一块小布条,又将鱼的半条尾巴咬了,为的是到时候能够分得清,不使它落到三个廷尉手里。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和吴广不时地瞟一眼分到那条鱼的几个人,看着他们的脸色从享受变成警觉,从麻木变成惊喜。我知道事情有希望了,接着吃自己的东西,不再理会他们投过来的不同以往的目光。

晚上等其他人都睡着后,吴广觉得还需要再做什么,这件事只能他去做,我走不开,因为他们已经在注意我了。于是他们那天晚上除了看到了鱼肚子里写着“陈胜王”的布条子之外,又隐约听到了从旁边荒废的祠庙中吴广学着狐狸叫出来的“大楚兴,陈胜王”。在寂静的黑夜中,我听到他们相互间的低语,像连成了一片的小雨声,让我的整个身体都随着雨点不停地震动。如果真的有鬼神,那一定是父亲和母亲的魂魄在显灵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到鬼神的存在,感受到无法说出来的激动。在那之后,我又让很多人从人变成了“鬼”。

又过了两天,吴广想了一出苦肉计,在九百号人面前挨了几下棍子,然后突然蹦了起来,夺过那个廷尉的刀就砍。我也顺势夺了另外一个廷尉的刀,杀了另外两个廷尉。

陈胜起事了。从那时起,我自封为张楚国大将军。像很多将军一样,我也有御者。我的那个贴身御者,名叫庄贾。

庄贾是最初跟从我的那九百人中的一个,就是我曾经在他跌倒时扶他起来的那个人。他当然不是专门驾车的,就像我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做将军的一样。对我来说,关键是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跟在身边。只要有雄心,任何事都可以做成。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我那天起事时对九百号人喊出来的口号。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成为将相王侯的场景,当然也看到了我成为皇帝的场景。在那个场景里有我从没有见过的富丽堂皇,可是没过多久,我所见过的就已经超过我的想象了。

选择庄贾除了我认为他值得信任之外，和他的名字还有很大关系。庄贾，这名字不得不让人想到庄稼，想到我的父母，想到那些在庄稼地里从早忙到晚、从春忙到冬的穷苦人。有他在身边，我会牢牢记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会永远记住让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暴秦。

为了让这九百人听从我的号令，我必须拿出楚人的气势来，对不服从命令的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绝不姑息，因为我不相信鱼肚子裡的布条子和破庙里的狐狸叫声就会让他们在面对此后的生死存亡时能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毕竟，即便有鬼神，那也是死后的事。他们后来的很多做法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也并不怎么相信鬼神。

刚开始时，我的军队人数很快就超过了五万，各地响应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为了在各处击破秦军，我兵分几路，希望他们能在各地打击秦军。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只不过是通過他们自己称王的方式。强大的秦帝国才刚刚被激怒，他们马上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了，以致“张楚”最终变成了原来的六国。他们不相信我一个穷苦人出身的草莽会成为最后推翻秦朝的那个人。

或许刚开始的时候就不该搬出原来六国之中的一个来号召天下的，那样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很快，魏国、赵国、齐国、燕国纷纷出现，和我的张楚势不两立，就像当年六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我希望大张楚国，结果却为自己树了这么多敌人出来，虽然很多王都是得到我的同意后才敢称起来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在六国身上打主意，而是想一个足以和秦朝抗衡的新的名字。

后来，面对强大的章邯，我明白，六国注定斗不过秦国，于是那些敌不过章邯的将领一律被我处死，为了能够推翻暴秦，就必须比暴秦更加让人害怕。其实这样做我还有另外的考虑，那就是清理六国的残余势力。如果我无法完成取代暴秦的任务，那也应该为此做些有所帮助的事，让混乱的局面多少变得清楚一点。当十几个曾经的将军变成一个光秃秃的脑袋

时,我看到了手下人眼中的不解和疑惑;当这些脑袋的数量达到四十多个时,他们的疑惑变成了惊恐。这四十多个脑袋中,还包括几个当年和我一起在地里、在庄稼地里干活的长工。

在我起事之后,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当然也就传到了那些长工耳朵里。于是就有几个当年和我关系比较好的长工们相约找到了我,领头的就是那个曾经将自己的饭拨到我碗里来的那个“陶俑”。我把他们请到宫里,和我一起起居生活。等见到我这个故人后,他们蜷缩的肩膀舒展开了,眯着的眼睛也睁大了,脸上的皱纹也慢慢减少了,步子也迈得大起来、轻起来,看那些当差的眼光也无畏起来,每天“伙颐伙颐”地挂在嘴上,以此来表明我陈胜当年和他们一样,曾经也是个长工。面对这些陈王的乡亲,差役们时不时会忍不住笑出来。这时他们就拿出陈王故交的架势来,装腔作势地教训这些人一番,可是他们毕竟装得不像,反而看着更加滑稽,使他们的笑声更大了。

他们不知道,一个帝王最怕的就是笑声。威严就像严冬时的冰山,直上直下,无法登攀;而笑声,尤其是嘲笑声,就是强大的暖风,就是不断撞击冰山的锤子。笑过之后,一切的威严都会在暖风中融化崩解,一个小小的裂缝都会让整座冰山崩塌。很快就有人向我陈说了其中的利害,然后等着我对他们几个人的裁决。我知道他想要的结果,于是下令,将他们几个人斩首。在可以彪炳史册的推翻秦朝的战斗中,死几个乡民真的不足挂齿。但我没有忘记他们,尽管我已经是鸿鹄而他们依然是燕雀。可悲的只是,我对诺言的信守,我对他们故交身份的承认,却使他们陷入了死地,我把他们当作了梳理自己羽毛时的工具。

他们的死让我觉得愧疚,同时也成为对我的控诉,他们让我看清了自己这个从普通人变成的王侯将相和原来的王侯将相是多么相似。看着被挂在城楼上的他们的人头,当年那个“陶俑”拍过的那边肩膀突然间疼痛起来,那股疼痛直达心底,让我再次回想起他拨给我的那点饭。在尝过了

世间百味之后，那点充饥用的东西让我觉得无比恶心，它好像一直待在我的肚子里，只不过现在变成了一只耗子从下面直往上冲，冲得我头脑发晕。在那之后，我的身边除了警卫，再没有可以交心的人。直到现在，在我即将死去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刚刚从陶俑状态转变为正常人的长者，想起他当时惊恐的眼睛。我时常会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既然当时已经隐约知道了最后的胜利不会属于我，为什么还要白白搭上几个对历史毫无影响的无辜者的性命？

我对失败的预感是通过我下令处死的人的不断增多而得到的。当需要杀的人越来越多，所杀之人的贡献越来越大，我明白了前方战事正在不断受挫。后来我竟然从属下那里收到了和我一同起事的吴广的头颅。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我马上就冷静下来，知道最后的时刻就快要来了。很快，我就和章邯遭遇了。

几员大将战败战死后，我也被迫退守到下城父这个地方。再次登上城门，看到的和当年已经完全不同。如果把暴秦比作一个残暴的畜生，即使是已经被人捕获即将宰杀，在那等待的短暂时间内，它也会用自己的力量疯狂报复，把一切可以吃的都吃到肚子里，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一点。而我身边的有生力量越来越少，原来的欢呼声变成了哀号声。如果我是一只雄鹰，那么我的翅膀一定已经受了很重的伤，羽毛也掉了许多，甚至我赖以生存的爪子也已经无法抓牢，那尖利的指甲被磨得钝起来，不能再轻而易举地插进猎物的皮肉里，更无法将其抓到自己的领地。我的眼神也不再锐利，面对腾云而起的乱世，只能看到前方章邯的驻军，除此之外什么都无法看透。

难道当年那个急于赶路的占卜者真的要赶去为另一个人占卜？另一个最终会完成推翻暴秦大事的人？而我不过是这中间的一个过渡，一个注定成为只能让别人当作回忆的角色？他早就一眼看到了我短暂的未来和并不太长的路程，所以才会笑而不语，不愿为我点明其中奥妙？难道所有